



夜颖

著

中原
人民
出版社

杨家将全传

杨家将全传

白 夜 沈 颖

(二)

第二十九回 杨业闻鼓猜心事 五郎受鞋感深情

诗曰：

毡帐秋风米宿草，穹庐夜月听悲笳。

三军弦控不能寐，落甲青霜尽结花。

且说杨业听说六郎、七郎二人代州探亲。十分高兴，对赛花道：“吾不见二子面，倏忽数年了。”赛花道：“闻说六郎去开封一趟，见到赵官家。”杨业笑道：“是儿当有出息。”两人正在议论，忽闻教场中渊渊鼓声传来。赛花道：“士卒天天操练，自成精兵。年来无事，也应操练不懈。”杨业道：“无事宜防有事。”

鼓声阵阵传来，声或低而沉，或高而峭，或颤而抖，或凄而切，如哀如叹，如泣如诉，如吃如咽，如号如咷。杨业听了一阵，摇摇头道：“怪哉，怪哉！”赛花问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有何怪哉？”杨业道：“你细听鼓声，与往日不同。”赛花细听一阵，只觉其声节极为悲惨，催人下泪，就道：“此敲鼓人必有心事。”

杨业当即命侍兵去找敲鼓人来。不一会儿，鼓声不同，高昂激越，或劲而猛，或缓而重，或急而促，或宽而洪，如歌如吼，如奔如走，如雷如风，如马如龙。赛花对杨业

道：“敲鼓人换了。”稍停，敲鼓人来，为一十七八少年，面容清秀，眉毛深锁，两眼含愁，走到杨业前跪下。杨业问道：“你姓什名谁？家中有事么？”敲鼓人道：“小人张祥，家住太行山井陘关内，近闻父病重，想回去侍奉，然不敢请假。”赛花道：“是以汝鼓声甚悲惨。”张祥道：“小人不敢寄情于鼓声中，不过意不自制，随手击来，遂令鼓声悲惨了。”赛花道：“你一眉结稍解，一眉结束解，心中似还有事。”张祥道：“小人有一未婚妻，名叫婷婷，同我家一齐逃难，给乱兵冲散，听说她逃过黄河，到了开封卖唱。小人思想起来，不由心中悲戚。”杨业道：“你父病重，现准你请假回里，侍奉汤药，待你父病好，再回如何？”张祥跪下谢道：“大人之恩大德，当终世不忘。”赛花道：“近日有人自开封来，我当为你打听。若婷婷果在开封，将来自可相见，不必悲伤。”张祥谢道：“小人总算修到，遇到好人。”杨业与他路费并安家之资，张祥叩头谢过，径自去了。半月以后，张祥回来对杨业赛花说，父病不治，已经安葬。谢过。赛花道：“且待数日，我替打听婷婷何在。”张祥又跪下谢过。

半月之后，六郎、七郎兄弟二人，赶到代州，见了父母一齐跪下道：“向父母请安。”赛花笑道：“令儿早上猫儿洗脸，昨天晚上灯心结花，正好日迎你们二人回来。兄弟二人见到两个小妹妹，也是双生，八姐延琪，九妹延瑛，个个粉妆玉琢一般，结结实实，胖胖敦敦，眯眼微笑，偷眼瞧人，挤眼撒娇，瞪眼发楞，惹人喜，惹人爱，惹人疼。

杨业治代州十数年，契丹兵不敢犯寸土，是以岁丰时熟，家家安居乐业。信州城内，也见兴旺，街道整齐，商旅

云集。杨业问道：“汝见开封比代州如何？”六郎答道：“太原不如开封，代州相差更远。”杨业道：“天下如何，在人治理。”六郎道：“在开封时，皇子德昭带儿中秋赏月，遇一歌女，名叫婷婷。她说她是太原人氏。父母不堪勒索，携家南逃。她已许与张祥，约一同南逃。不料他没有逃走，被捕戍边，据说来到代州，不知大人可知道这个人？”杨业道：“说来也巧，前些时候，兵勇张祥说有未婚妻婷婷在开封。”六郎问道：“张祥多大岁数？”赛花道：“不过十七八。”六郎道：“恐即是此人。”

赛花当即召张祥来。六郎见他眉清目秀，好个干净小厮，便问道：“你知道有个婷婷么？”张祥一听，眼中含泪，连忙跪下说：“婷婷是小人的未婚妻，现在逃过黄河，死活不知。”六郎道：“我去年在开封，见到婷婷。在船上卖唱，提到了你。”张祥说：“婷婷原来在太原也卖唱，无奈日子过不下去，才举家南逃。”张祥说毕，又流下泪来。六郎对父母道：“他们二人关山远隔，两地相思，何不放张祥去找婷婷，成全一件美事？”杨业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放他去吧！”张祥趴在地上，叩了几个响头，震得堂上嗡嗡作声，爬了起来退出，即日动身，径往开封去了。

六郎七郎在代州同四位哥哥，讲武学文，朝夕相聚，情投意合。只有五郎还在五台山，不曾回来。杨业赛花一起，议论几个儿女。杨业说：“大郎温文儒雅，忠厚善良。”赛花道：“二郎勇敢善战，鲁莽心性。”杨业道：“三郎胆大心细，急公好义。”赛花说：“四郎亦文亦武，堪称全才。”杨业说：“五郎心悟神诸，近僧近道。”赛花说：“六郎指挥若定，意气不凡。”杨业道：“七郎刚毅暴烈，所向无

敌。”赛花笑道：“有此七子，虽然秉性各异，俱身强力壮，能战能守，乃家国之福。”杨业道：“七子之中，惟六郎像我。”赛花笑道：“六郎同你，不但相貌酷像，而且行为举止，也都差不多。”杨业叹道：“龙生九子，俱各不一；我生七儿，亦复为斯。”这时八姐九妹跑了过来。她们踮着脚儿，要爸爸妈妈抱。赛花把九妹抱起，杨业也把八姐抱起。赛花道：“男男女女，凑起来正是九个，生得太多。但愿不再生了。”杨业笑道：“国家正在用人之际，人即国宝。”赛花道：“好，着你守着几个宝贝了。我们再来评论两个女儿吧！”杨业道：“二女尚幼，未足评。”赛花笑道：“姑试评评如何？”业道：“八姐生来温文淑静，顶爱撒娇。”赛花道：“九妹生来爱哭爱闹，泼辣如火。”夫妻评过子女，开怀大笑，十分自得。杨业道：“我杨家人丁兴旺，才秀辈出，应干出一番轰轰烈烈大事。”

过了些日子，六郎七郎告别父母兄妹，欲回太原。六郎道：“五哥现在五台学武，我兄弟何不去看看？”七郎道：“我也正想五哥。”杨业道：“你们绕道五台，见见五郎，但不必多留，恐误王命。”二人拜别父母，自去五台。

这时正值凉秋九月，塞外草衰，山峦如洗，松柏犹翠。兄弟二人从西路峨口进山，观看五台景色，缓缓行来，到了显通寺。五郎见二弟到来，十分欣喜，作个长揖，问讯道：“二位贤弟别来无恙？”六郎道：“五哥，我们甚好。”七郎道：“五哥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天天吃斋念佛，连条狗腿也捞不到啃，看你瘦得这个样子。”五郎合掌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”七郎道：“原来你吃鲜鱼？这山谷里有什么？”六郎道：“七弟不要开玩笑。五哥说的善哉，善哉，是好呀，

好呀的意思。”七郎道：“五哥甘心吃斋念佛，我也就没有说的了。”五郎道：“你们兄弟只知我吃斋念佛，却不知道我学了本领？”七郎道：“什么本领？”五郎道：“兄弟要看么？”七郎道：“要看！”

五郎带他们来到一棵松树下。这里有一块石头，不过鹅蛋大小。顶端磨出一坑，隐隐有个手指印。五郎将袈裟脱下，将右手食指放入坑内，大小正为合适。二人只见五郎身子轻轻颀起，倒立直竖，全靠那一只食指支撑。二人不禁咋舌，吃惊不已。过了一刻功夫，五郎又将身子轻轻弯下，落地而立。六郎道：“哥哥真好功夫。”七郎道：“这有何难，我来试试。”他将右手食指插入石坑中，想扬身而起，不料却跌了一跤。围观众僧，莫不哈哈大笑。

五郎向东边走去，到了一个广扬，中埋九九八十一根梅花桩，俱是碗口粗的松木，离地一丈五尺高。各桩相隔五尺，组成数朵梅花形状。五郎纵身一跃而上，在桩上腾蹦跳跃，仿佛腾空驾云。这时又上去十多个僧人，在梅花桩上扭打起来，恰似游龙飞舞。眼不下看，脚脚踏桩，如履平地。六郎赞不绝口，叹为观止。七郎也自咋舌，不想再说大话了。

正在此时，一个村妇，面容慈祥，眼光温顺，背了一个黄布包袱，轻轻起来。她身后跟着一个村姑，不过十五六岁，青布衫儿，红布裙儿，山花数朵，插在鬓边，身材窈窕，手脚伶俐，风致娴雅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珠，忽闪忽闪地打量人。看到五郎，连忙将她妈妈拉了一把说：“妈，你看，那不是那天救我们的小师兄？”那妇人一看，连忙带了女儿，走到五郎面前，双膝下跪道：“多谢恩公，那天救了我们母女之命。”五郎连忙道：“请起，请起。”众僧围了过来。

妇人对大家说：“小妇人秦氏彩云，家住东山坡下，母女种菜度日。一个月前，契丹游骑前来骚扰，抢去小女品端。幸喜碰到这位恩人，拿了铁棍，把契丹打得落花流水，救回小女。他连住在何寺，叫何法号，都不曾说，叫我们好找。我们母女二人，今天来到显通寺进香，祈求菩萨，给这位恩人添福添寿，不料正好遇到。”五郎道：“我们出家人，但求个正果，不讲添福添寿。”七郎大笑道：“哥哥，你是什么出家人？不过是个假和尚。”彩云问道：“什么，是假和尚？”七郎道：“他是我五哥，到这里来学武的，是个假和尚。”

品端听了，桃腮微赤，笑容初露，陡生喜气，精采飞扬，拿出一个小小包袱，对五郎道：“母亲命我做鞋袜一双，送与恩人，表示谢意。”五郎倒也不客气，将鞋袜接下。他看那双僧鞋已经破了，就将新鞋换上，不大不小，不肥不瘦，正好可脚，不由吃惊道：“我没有给你鞋样儿，这鞋子怎么做得如此合脚？”七郎问品端道：“你真高明，怎么知道我五哥脚大脚小？”品端笑道：“我妈叫我给你哥做鞋。我要你哥脱下鞋来，量个尺寸。可是你哥不好意思，回头就走了。我就拿了剪刀和纸，到门口去量你哥脚的尺寸长短。”七郎道：“我哥走了，你又追上，扒着他的脚量的？”品端笑道：“我哪里追得上你哥？我不会看他的鞋印子？我在一块潮地上，看到了他那脚印子，十分清楚，就拿剪刀照那个鞋印子剪了个鞋底样，拿回来照样给你哥做了鞋。”七郎笑道：“我五哥真是有福，有人给他做鞋。”五郎不好意思。品端为他辩解道：“他救了人，好心眼，就该有人为他做鞋。”七郎笑笑，低声对六郎说：“你看，他们

仿佛是一对儿了。”

六郎沉着稳重，就对母女二人说：“说了半天，你们可知恩人姓什名谁？”母女齐说：“不知。”六郎道：“既然不知，我就告诉你们吧！他姓杨名延德，排行第五，所以叫杨五郎。”彩云大惊道：“莫非是杨家将中的杨五郎么？”六郎道：“正是，我是六郎，刚才多嘴多舌的是七郎。”彩云道：“原来是各位贵公子，小妇人失敬了。”这时品端容光消退，垂眉低首，悄立一旁。彩云对五郎道：“既然见了公子一面，磕了个头，也算答谢于万一。容以后再报恩吧！”品端扯衣弄带，置身无地，对妈妈说：“我们回去吧！”

这母女两个转身便走。五郎如梦方醒，连忙脱下新鞋，拿在手中，赶了过去，谢道：“多谢妈妈，多谢小姐，给我做了这双鞋子。”彩云道：“公子救了我们，还来谢我们就敢当了。”品端道：“举命之恩，恩大如天。一双鞋子小意思，怎敢受公子道谢？”五郎道：“这双鞋子，做得实在妙极了。”品端笑道：“公子若是喜欢，我再给你做一双送来。”五郎忘了穿鞋，一直陪她们下山去了。

六郎七郎看了，不禁好笑。两个人在寺中游览一番。过了半个时辰，才见五郎笑孜孜地一路回来。七郎叫道：“五哥，你得了一个好媳妇也。”五郎道：“休要胡说，人家是来谢恩的。”七郎道：“既然谢恩，就要谢恩。一双鞋子小意思，把人整个送你才是大意思。”五郎好不难以为情，六郎连忙拿话岔开道：“五哥武艺高超，小弟敬佩不已，愿留在此学艺几天如何？”五郎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教你便了。”七郎道：“五哥你也教教我。”五郎道：“要教自然一起教了。”

六郎、七郎在五台学武十天，不敢久留，告辞回太原。五郎自兄弟去后，心神不定，常常想着品端。他心中害怕，莫不是动了凡心？住持来道：“慧海法师请你去。”五郎当下随住持来到慧海面前，躬身下拜道：“法师找弟子何事？”慧海道：“延德原有俗缘，该下山去了。”五郎惊道：“弟子入山修道，有何俗缘？”慧海笑道：“汝本将门之弟，自宜娶妻生子，立功报国，躲在五台山作什么来了？”五郎道：“弟子修道来了。”慧海笑道：“我且问你，你前天救了一女子，无故扰乱芳心。自当了此宿缘。”五郎道：“弟子实无此心。”慧海笑道：“不须多说，我早看出来。”五郎到了此时，只好低头不语。

正在此时，山门口马铃当当，来了一群人马。五郎大惊道：“师父，莫不是契丹兵马来？”慧海笑道：“契丹兵马不会来，却是你母亲来了。”五郎连忙出去，到了山门，果然见到赛花下马。他心中打鼓连忙道：“母亲大人来此何事？”赛花笑道：“好久不见孩儿，心中想念。今天来视察长城关隘，顺道前来看看你。”五郎道：“谢母亲。”

母子正在说话之时，慧海走出山门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真是无巧不书，刚才说到施主，施主就来了。如今五郎有俗缘，老僧正劝他下山，了结此缘！”赛花问道：“有何俗缘？”五郎就把救了尹品端之事，前后因果说了一遍。赛花笑道：“我几果有俗缘，待母亲去见此女，与你做主便了。”

当下母子二人，前往东山，果然见到茅屋三间。母女二人正在灌园。桔槔打水吱呀不停。她们早见到五郎母子，笑脸相迎。五郎对她们说：“我母亲前来看看你们。”赛花看那品端，秀色宜人，笑道：“我儿救过你么？”品端道：“小女子

为公子所救！感恩戴德，早晚焚香。”赛花道：“你看我儿可是好人？”品端道：“公子诚天下的大好人。”赛花笑道：“我儿欲娶你为妻，你可愿意么？”品端抿嘴微笑，只是向妈妈看。赛花笑道：“这是我疏心，该先问母。”彩云连忙道：“丫头求之不得，岂有不愿之理？”品端听了，连忙下拜道：“媳妇拜见婆母。”赛花喜道：“我看你甚为聪慧，就同我到代州去做儿媳吧！”品端道：“媳妇只有一母，舍不得留她在荒山野岭。”赛花道：“既然媳妇有如此孝心，就带你母同去代州。”彩云听了，连忙下拜道：“谢谢夫人。”赛花笑道：“你我既是亲家，不必行此大礼。”当下五郎帮助收拾停当，母女二人上马，离开家园，随同赛花、五郎，前往代州而去。

杨业见到赛花带了个标致媳妇回来，不禁欢喜，笑道：“我家七子，皆未有媳。如今五郎先娶，岂不太早？”赛花笑道：“五郎会找，自己找了个媳妇，就让他们定婚吧！何必论先后？过些日子，给他们每个都聘个好媳妇。”杨业笑道：“众兄弟分守各寨，都不在家。让他们自找媳妇。省得我们操心。”

当下杨府择了黄道吉日，为五郎、品端完婚。五郎穿上大红袍，当起新郎来，自是风流潇洒，得意非常。新娘谨事翁姑，礼貌周到。三朝之后，杨业对五郎道：“汝兄弟各守一堡。汝既归来，也不能闲居家中，且去敏峙北山守一堡。无事不用回家。五郎道：“孩儿愿往。”次日，五郎拜别父母妻子，自去守堡去了。

正是：

有情便会相投缘，喜气盈盈眉两端。

只是匆忙多走马，佳期常误少团圆。

第三十回 篡帝位借刀杀兄 逆天伦断食弑母

诗曰：

皇冠一顶没多重，金碧辉煌铸龙凤。

夺去抢来交相恶，几人不做帝王梦？

且说一连数年，河东风调雨顺。赵匡胤有事江南，对河东不加兵。契丹牛马皆旺，不出来打草谷。河东无事，百姓稍安。可是南方边寨守将，因为宋日益强大，常率众南降，刘钧日益烦闷，病体日衰。天会十二年秋，刘钧病体不支。即将谢世。他想满朝忠勇之士，惟有杨业夫妇，拟召来以后相托。郭无为知刘钧有此意，就对他说：“杨业近来招兵买马，囤集粮草，不知何事？”刘钧道：“杨业如此，不过用以备契丹罢了。”郭无为道：“契丹与我乃父子之国，焉用相备？臣恐杨业生异心，则难制了。”刘钧道：“杨业忠勇盖世，何生异心？”郭无为道：“杨业夫妇，所生七子，皆已逐渐长大成人，个个都是勇猛之士，羽翼已成，不可不防。”刘钧默然无语。他本来想召杨业夫妇入宫之事，也就搁了下来。

且说杨业闻到刘钧病重，甚是耽心。他对赛花道：“万一龙驾归天，太原必生大乱。我拟去太原面君，贡献一得之

见，以安社稷。”赛花道：“太原现有郭无为一手遮天，怕你进不去。”杨业道：“为何进不去？”赛花道：“官家没有宣召，你擅自入京，不怕给你加上个罪名？到时悔之晚矣。”杨业道：“官家岂能疑我？”赛花道：“官家若不疑你，也不放你到代州来了。杨业道：“似此如何？”赛花道：“官家有旨则去，无旨则不去。”杨业叹气道：“于今只好如此了。”

过了几天，刘钧呼心痛。郭无为侍侧，见刘钧呼号不忍，跪奏道：“臣恨不得以身代陛下之痛！”刘钧道：“痛在我身，卿焉能相代？”无为以爪捏掌，血流出袖。刘钧惊道：“卿袖为何出血？”无为道：“臣不忍陛下呼痛，故以爪捏掌，代陛下之痛。”刘钧大赞赏道：“卿真生死可托之臣。”皇后郭昭美姿容，聪慧有度，眼识人。她劝刘钧道“郭无为非可靠宜先除之。”刘钧道：“卿不见他代我痛而捏掌出血么？卿未能也。”郭昭道：“继恩无济世才，何不召继文回？”刘钧道：“继恩孝。”郭昭叹道：“恐乱起萧墙了。”

过了几天，刘钧病重，召郭无为到跟前，对他说：“皇子继恩，殊非济世才，望卿善辅之。”郭无为素来恨继恩，觉得他才庸而凌己，不过他仍然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，奏道：“但愿龙体早日痊愈，天下幸甚。”其实他心中在说早日归天。刘钧道：“请善视继恩。”郭无为道：“臣誓无二心。若有二心，天诛地灭。”刘钧执无为手，泣泣道：“有卿如此，朕放心了。”郭无为也掩面涕泣，侍者无不动容。

又过了几天，刘钧召郭无为至，不能呼心痛，但蹙眉而已，断断续续道：“卿其善辅继恩。”郭无为见他只剩一口游气，不怕他了，闻言不答，嗔目向上，装出气雄万夫的样子。

子。刘钧死之前，才看出无为的真面目来，可是为时已晚。他只好带着一股怒气，归天国去了。刘昭痛哭不已。

刘钧死了以后，刘继恩即位。他的身材与众不同，上长下短。他骑马时，看起来身材魁梧；可是下马时，就如同侏儒一般，才及常人之肩。圆脸鼓腮，两眼朦胧。他生性至孝。刘钧病中，亲视汤药，晨昏皆不违礼。即位后，郭无为有几分瞧不起他，爱理不理。倒是六郎和七郎，觉得这皇帝可怜，常常在殿前值班，执臣子礼甚恭。一天，六郎对刘继恩道：“陛下新即位，宜振作一番，亲御国政。选贤与能，辅佐王事。”刘继恩知道他的话中暗指郭无为专权，就道：“朕思发奋，但力不从心。”七郎道：“陛下有兄继文在幽州，何不召来，依为心腹？”刘继恩一想，要是继文在太原，我就做不成皇帝了，不过不好明说，只好说：“睡王不放他这个驸马。”

当天晚上，就有耳报神把这段话儿传到郭无为耳中。郭无为琢磨起来，杨家这两个后生子，倒在皇上面前辍弄起我来。也罢，我设想把他们调拨开去，省得后来为害于我。他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一个主意，就召六郎、七郎说：“你们二人任殿值多时，只是宫中无事，不是立功之地。我已启禀圣上，调拨你们二人为皇城防御使，在外当值。”二人听了，即便答应，当即离开宫中，来到皇城防御使衙门。七郎高兴道：“成天在宫中闷坏了，上传下达，没有事干。到这个地方来，倒是用武之地。郭无为倒也不差。”六郎笑道：“弟以郭无为是何许人？”七郎道：“是个好人吧？”六郎道：“他把我们两个支使开了，省得碍手碍脚，怕就要对皇上出坏主意了。”七郎方才明白过来。

第二天，刘继恩见殿值换了新人，不见六郎、七郎，心中疑惑，不好问郭无为，过了几天，他忍不住了，就问郭无为道：“六郎、七郎为何不见？”郭无为说：“二人皆年幼不知事，已令其外值了。”刘继恩忿然道：“我为何不知？”郭无为道：“这些小事，陛下不知道，也就罢了。”刘继恩听了，又怕又恨，只好隐忍不发。

刘继恩见郭无为如此异己，甚觉孤单，想起弟弟继元，比自己沉着有智，现正在忻州任刺史，何不召到身边，有个依靠？主意已定，他当下传旨，召刘继元来太原。刘继元身高七尺，比其兄高出二尺，双鬓皆秃，赤红脸膛，鼻钩如鹰嘴，两眼黄如碧玉，其声沙哑，性残忍，人称秃鹫。刘继恩对他说：“京师空虚，无为专政，今召吾弟前来，为太原尹，其好为之。”刘继元谢恩道：“蒙万岁恩典，自当尽力。”刘继恩道：“无为此人甚奸，吾思除掉他如何？”刘继元道：“兄初即位，就换大臣，恐为世所议。不如稍待时日，翦其党羽，然后除掉他。”刘继恩又道：“杨业忠勇，可召来京否？”刘继元道：“杨业手握重兵，生有七子，一旦作乱，不可收拾，陛下不可不预为之计。”刘继恩无话。刘继元道：“臣奉召来京，主太原之事，当令安如磐石，固若金汤，陛下勿忧。”刘继恩道：“有弟如此，朕可高枕而卧。”郭昭素知继元为人，拒不相见，叹道：“兄弟相残，太原危了。”

刘继元出任太原尹，先调换些人马，把从忻州带来的亲信安置在要害之处。他生怕六郎、七郎，一时又不敢相动。一天晚间，郭无为来拜，刘继元喜从天降，下阶相迎，问道：“丞相之来，有何见教？”郭无为道：“王龙章凤姿，众望

所归，在下钦仰已久。”刘继元道：“近来太原，诸事生疏，还望相助。”郭无为道：“朝中诸臣，多归心于王。”刘继元听到他话中有话，不必说明，心中有数，就笑道：“大事若成，卿当封王了。”郭无为见到一拍即合，笑道：“事急不得，容缓图之。”刘继元笑道：“一月如何？”郭无为道：“一月太短。”刘继元道：“三月如何？”郭无为道：“三月大事可成。”刘继元道：“诸事一任卿为，莫告我知。我但听候佳音。”

且说六郎、七郎外值城防，不得入禁。却也无事。七郎道：“新皇帝刚坐龙廷，就对我等生疑，不如回家去。”六郎道：“郭无为诡诈，新帝龙廷怕坐不了几天。”七郎道：“我见郭无为满脸奸气，就知不是好人，杀掉也罢。”六郎道：“如何能如此鲁莽？杀之罪无据，且殃及自己。”七郎道：“难道坐视不成？”六郎道：“待机而动。”

且说刘继恩褰裳视事，居勤政殿，独处一室行表，左右亲信无得相从。郭无为对刘继元说：“先帝曾对臣说，当今无治世才，逊殿下远了。”刘继元默然不应，然有自得之色。郭无为道：“如若殿下承汉统，则天下幸甚。”刘继元道：“此天命，非人力所能为也。”郭无为道：“当今行丧宜独居。”刘继元道：“执事宿卫皆可至太原府伺候，省得吵闹当今。”郭无为道：“殿下之言甚是。”刘继恩看到身边无人，不禁恐慌。他曾往五台拜佛，认识五郎，知道他善武功，当即派心腹前往代州，召五郎来太原，任殿前卫护使。

且说五郎守寨，清平无事，三年多来，未打过一仗。四时八节，他便回代州一趟，与品端相聚。不久品端生了个孩儿，胖胖乎乎，成天眉毛眼睛挤在一起笑，取名宗琦。品端

爱他像个宝，五郎看他像根草，也就罢了。不久，五郎接旨，当即禀告父母，前来太原。六郎、七郎迎接五郎，共喜相见。五郎要见刘继恩。刘继元挡住道：“皇上居丧，不见民。你且到太原府内当差便了。”五郎见刘继元方颧尖喙，声音如豺，心中有疑，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好到太原府前当值。

刘继恩居丧勤政殿，刘继元揽权，郭无为也不奏事。他仿佛给吊在梁上，上不看天，下不看地。一天，供奉官侯霸荣来问安，刘继恩看他相貌凶恶，先自几分不喜。不过无人可说话，只好和颜悦色相待。侯霸荣说：“陛下独处，可安全否？”刘继恩道：“此时真孤家寡人，如何是好？”侯霸荣道：“太原尹把执事宿卫皆调拨到太原府里去了。”刘继恩大怒道：“我做了皇帝，偏没有个侍卫！我留杨延德为侍卫将军，为何见不到他？”侯霸荣道：“太原尹以陛下居丧，亟宜独处，也把杨延德收到太原府中去了。”刘继恩道：“卿且为我留杨延德来。”侯霸荣道：“无太原府尹之命，不敢举诏。”刘继恩挠头抓腮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郭无为召侯霸荣，来到密室。对他说：“你想立功么？”侯霸荣道：“何功可立？”无为道：“当令皇上，不能任事，非驭国之才。先帝早说过了。前日曾全你传旨，召五郎进宫，你不奉召，应付一番。皇上即将怪罪于你。一旦五郎进宫，你的性命就危在旦夕了。”侯霸荣骇然，问道：“似此如之何？”郭无为道：“当今太原尹刘继元，乃济世之才。汝若能趁早动手，扶太原尹为帝，既可避祸，又可升官。”侯霸荣恍然大悟道：“知道了。”郭无为道：“六郎、七郎留下，是个祸害。你动手之前，可假传圣旨，说召他们进宫任侍卫将军，监之密室。动手之后，将弑君罪名，安到